

〔全新修订版〕

# 帝王業

【下】

寐语者

著

倾覆天下

不敌你眉间一点朱砂

谁为你祭奠旷世悲凉

血染江山



朝華出版社

# 帝王業

〔全新修订版〕

寐语者

meiyuzhe

◎

【下】

## 【新恩】

这一场变故之后，整个宫闱都冷寂了下来。先皇卒亡与姑姑的中风，令父亲深感悲痛，对姑姑的怨愤随之烟消云散。经过连番劫难，父亲对权势似乎再无从前的热忱，与萧綦的敌意也缓和了许多。在这连番的争斗中，我们已经失去太多的亲人，也都已经疲惫不堪，再不忍心继续伤害身边之人。

到底是血浓于水，骨肉相连，亲人之间再深的隔阂，也总有化去的一天。

只是，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终是一去不返了，我和他们之间已有了一道永远的沟壑。父亲再不会把我当做他羽翼呵护下的娇女，再不会如从前一般宠溺我，回护我。如今在他眼里，我是王氏的女儿，更是萧綦的妻子，是与太皇太后一同垂帘于朝堂之上，真正掌管着整个宫闱的女子。

转眼一年间，爹爹苍老了许多，谈笑间依然从容高旷，却再没有从前的傲岸神采。无论多么强硬的人，一旦老去，总会变得软弱。在他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我默默地站在了他的身后，和他一起守护每一位家人，守护这个家族。

姑姑曾说，男子的天职是开拓与征伐，女子的天职却是庇佑和守护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些坚韧的女性，一代代承袭着庇佑者的使命……冥冥之中，我和父辈的位置已经互换，渐渐老去的父母和姑姑，开始需要我的照拂，而一直在他们庇护下的我，却已成长为这个家族新的庇佑者。

最近父亲总是提起故乡，提起叔父。自叔父逝后，婶母带着两个女儿扶灵

还乡，再未回返京城。父亲也离开故乡琅琊多年，如今年事已高，更是思乡情切。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放下纷扰事务，一人一蓑一木屐，遁游四方，寄情山水之间，踏遍锦绣河山。我明白父亲的心意，宦海沉浮一生，如今心灰意冷，归隐田园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母亲终不能原谅父亲，也再不愿离开慈安寺。

父亲亦不再强求，他最后一次和我同去探望母亲，默然凝望她背影良久，叹道：“人生至此，各有归依，缘尽亦是无憾了。”

当时我已觉得有些异样，父亲从前总爱说，阿妩最解我意，我们父女原本就最是意趣相投——只是我没有想到，父亲的去意如此坚决，决定来得如此之快。

数日之后，父亲突然递上辞官的折子，不曾与任何人辞别，悄然留书一封，只带着两名老仆，一箱藏书，便挂印封金而去。

我得了消息，和哥哥一起驰马追出京郊数十里，直至河津渡口，却见一叶孤舟远泛江上，篷帆渐隐入水云深处……父亲就这样抛下一身尘羁，孤身远去。居庙堂则显达，泛江湖亦高旷，到今日我才真正地佩服了父亲。

母亲得知父亲辞官远游的消息，一言不发，只是捻着佛珠默默垂眸。然而徐姑姑次日却告诉我，母亲彻夜无眠，念了一整宿的经文。

不久之后，总算迎来久违的喜事，怀恩终于迎娶了玉岫，成为我的妹婿，我又多了两名亲人，纵然没有血缘之亲，亦令我觉得珍贵。随后，哥哥的侍妾又为他生下一个男孩，这已是他的第三个孩子。喜气冲淡了忧伤，日复一日，风雨褪尽的帝京又回复了往日的繁华。

时光过得飞快，转眼小皇上已经咿呀学语，可惜他天生体弱，还迟迟不能学步。每当我听到他含糊地叫我“姑姑”，看到他无邪笑容，仍会觉得淡淡心酸。

这日萧綦很晚才回府，卸下朝服，披上我递过来的外袍，神色略见疲惫。我转身去取参茶，却被他拦腰揽回身侧，轻轻圈在臂弯。

他隐有忧虑的神情让我觉得不安，依在他胸前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陪我坐会儿。”他微微阖了眼，下巴轻抵在我的额头上。听到他似

满足又似疲倦的一丝叹息，我心里微微酸楚，抬起手臂环在他腰间，柔声道：“还在为江南水患烦心吗？”萧綦点头，脸上仅存的一丝笑容也敛去，沉沉叹道：“如今政局未稳，叛军偏安江南，迟迟未能出兵讨伐。眼下水患又起，黎民流离失所，可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担当！”

我一时默然，心绪随之沉重。今岁入春以来，河道频频出现异常之兆，近日多有经验深厚的州府官吏上奏，春夏之际恐有严重水患，朝廷宜早做防范。然而满朝官员都诚惶诚恐，谁也不敢站出来担此大任，令萧綦大为震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我沉吟良久，想起昔年叔父在时，治理江南水患曾有大功，如今叔父不在了，曾跟随他治理河道的臣工却无一人堪当大任。

萧綦叹了一口气，淡淡道：“我倒是看中一个人选，却不知此人是否有此抱负。”

我怔了怔，脑中忽有灵光一闪，惊愕地望向萧綦，“你是说……哥哥？”

当年，哥哥曾跟随二叔巡视河患，督抚水利，目睹了两岸百姓因年年水患所受的流离之苦。回京后，他翻阅无数典籍，埋头水利之学，更亲自走遍大江大河，采集各地民情，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《治水策》递上朝廷。然而父亲一向只当他不务正业，从未将他一介贵胄公子的治河韬略放在眼里。

那年江河决堤，百姓死伤无数，万千家园毁弃，一众官员皆因治河不力遭到贬谪。自此满朝官吏再也不敢轻易坐上河道总督的位置。然而那年，哥哥却瞒着父亲，上表求荐，自愿出任此职，那折子自然是被父亲压下，回头被他一顿严斥。父亲说，治河大任事关民生，开不得半分玩笑，岂是你能胡闹的。后来此事传了出去，被当做朝野笑谈，没有人相信，哥哥那样的风流公子也能够胜任粗杂繁重的治河大任。

从那之后，哥哥便打消了这个异想，从此纵情诗酒，再不提什么治河治水。然而万万没料到，这个时候，萧綦竟然想到了哥哥。我一时间怔忡，心中千头万绪，百感交集。萧綦含笑瞧着我，亦不说话，神色高深莫测。

“如此大事，你贸然起用哥哥，就不怕朝中非议？”我想了想，试探地问他，心中另一重思虑却未说出口——万一哥哥没有成功，非但萧綦要受万民所指，王氏的声望也将大受打击。萧綦却是淡然一笑，“就算眼下难免非议，我



也要冒险一试。”

“为什么偏偏是哥哥？”我蹙眉看他。

“以王凤的才智，相信他定能担当此任，只是眼下却不知他是否有此抱负……”萧綦目光深邃，喟叹道，“长久以来，世家亲贵多有疑惧抵触之心，不肯为我所用。若是王凤此番能有所作为，亦能显出我对世家子弟并无偏见。”

我默然片刻，叹道：“那也是人之常情，有了谢家的前车之鉴，只怕各个世家都已胆寒生惧，眼下自保唯恐不及，哪里还有心思出头。”

萧綦剑眉深蹙，“乱世之中，若非铁血手段，怎能令这些门阀贵胄慑服。”

“以杀止杀虽不是上上之策，但若能以小杀止大乱，那也是值得的。”我深深地看着他，将手覆上他手背，柔声道，“我知道你是对的。”

萧綦动容，满目欣慰感慨，“有你知我，便已足够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心下已明白过来，“若是哥哥出任河道总督，受你破格起用，自然会令其他世家消除疑惧，放下成见，明白你一视同仁之心，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不错！”萧綦含笑赞许，我却略略迟疑，“但不知哥哥又是如何想法……”

“能否让他全力赴任，这便要看王妃的能耐了。”萧綦扬眉看着我，目中笑意深黯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绕了半天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用意……这可恶的人！

翌日，我只带了贴身侍女，轻车简从，悄然来到哥哥在城郊的别馆。

站在这幽雅如阆苑仙境一般的别馆门口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哥哥实在是妙人，太懂得逸乐享受。他总是找到那么些奇人巧匠，将这小小一处别馆，营建得冬暖夏凉，巧夺天工。一路行去，还未到堂前，就听得旖旎丝竹之声，飘飘不绝于耳。

但见蔷薇盛开的临水槛边，哥哥面色微醺地闭目倚在锦榻上，玉簪松松绾起发髻，几缕发丝慵然散垂下来，一身白袍胜雪，衣襟微微敞开，露出颈项间白皙如玉的肌肤，连身侧那两名美姬也比不上他此刻妍态。我缓缓步入槛内，他仍不睁眼，那两名美姬忙欲行礼，被我抬手止住。

哥哥微微翻身，闭目慵然道：“翡色，上酒——”

我将指尖伸入案上杯盏，沾了些酒，并指朝他俊雅面庞弹去。酒一洒上他的脸，哥哥惊叫一声，翻身而起，“朱颜，你这可恶的丫头！”



他一愣，看清楚眼前人，顿时惊喜大叫：“阿妩，是你！”两名美姬慌忙上前，左边罗帕右边香巾，忙不迭为他擦脸。我却笑吟吟扯了他宫锦白袍的袖口，不客气地揩去指尖酒渍，挑眉笑道：“似乎我来得很不是时候？”他一脸无奈，叹道：“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些吗？好歹也是堂堂王妃了，还这么淘气。”

我转目去看那两名美人，一个红衣丰艳，一个绿裳妖娆，都是丽色照人。哥哥端了玉杯，又倚回锦榻上，斜目看我，“你是来赏美人，还是专程来找我捣乱的？”

“美人要赏，懒人也要管。”我劈手夺过他手中酒杯，“别以为父亲不在，便没有人管得了你。”

哥哥翻身坐起，骇然笑道：“这是哪家悍妇走错了家门？”

我瞪着他，瞪了半晌，终究心里一酸，垂眸叹道：“哥哥，你现在越发懒散了。”

哥哥一怔，侧过脸去不再说话。侍女捧了流光青玉壶上前，注满我面前的衔珠杯。哥哥淡淡一笑，“来，尝尝我今年的新酿。”

我就唇浅抿了一口，只觉清冽芬芳，异香缠绵，脱口赞道：“好香的酒！”哥哥得意非凡，“你再细品一品个中滋味。”

这酒初入口时幽香缠绵，隐约有春风拂栏、夜露莹彻、桃花缤纷的风流，分明只是一点儿飘忽清冽的酒意，入喉却绵柔不绝，暖暖融进四肢百骸里去，不觉双颊已是微热。我叹息一笑，“芳菲四月，深浅红妆，倚栏思人，落英满裳。”

哥哥大笑，“品得好，得此四句相赞，不枉我辛苦采集一番的武陵桃花……我家阿妩，真妙人也！”

“这是桃夭酿？”我惊喜道，“你果真酿成了？”哥哥昔年甚爱桃花的妩媚，我们曾一起试酿了许多次，却总是做不成这桃夭酿。想不到时隔经年，他竟悄悄酿成了。若论心思奇巧风流，恐怕天下再找不出一人能胜过哥哥。他倚在榻上，笑眸深深，我佯嗔道：“若不是今日撞个正着，你还想私藏多久？”

哥哥懒懒一笑，“一壶酒有什么稀罕，我一介闲人，也就精于享乐之道罢了。”

我欲反驳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一时默然无语。哥哥倒是兴致极高，又唤来

歌姬，重新斟酒，与我对坐畅饮。

一杯杯醇酒饮下，渐觉飘然，我们皆有些忘形，随着廊下丝竹击节互歌。琴伎款款拨着一曲江南小调，悠扬轻快，不觉又勾起少年往事。

“拿琴来。”我微醺着起身，回眸朝哥哥戏谑一笑，“妾身斗胆献艺，邀公子相和一曲。”

哥哥连声称妙，立即唤来侍妾，奉上他那支名动京华的引鹤笛。我的清籁古琴并未从王府带来，便随意取了乐姬的瑶琴，信手拂去，音色倒也清正。

我凝神垂眸，指下轻挑，弦上余音犹自婉转，流水般琴韵已袅袅而起。

清韵初起《上阳春》，婉转跳脱的曲调里，一缕空灵的笛声徐起，与琴音相逐引，宛如翩跹双蝶，逐着四月柳梢，在春风中相戏。忽而琴音一转，自那春光明媚的四月天，飘摇直入斜雨霏霏的秋日黄昏，日暮月沉，天地晦暗，笛声亦随之低抑幽咽，百转千回，道不尽离别惆怅，诉不完落花伤情。

哥哥倾身朝我看来，目光恍惚，有刹那的失神，笛声随之一黯。我无动于衷，指下陡然用力，划过一串金铁般肃杀之音，硬生生惊破那哀怨颓靡的笛声，带起朔漠黄沙的苍茫，长河滔天的豪迈。我的琴音越拔越高，飞扬处似游侠纵横、仗剑江湖，激昂处如将军百战、驰马沙场。而笛声渐渐力乏，几次转折之后，已跟不上我的音律。铮然一声裂响，琴弦崩断，笛声随之喑哑。

哥哥冠玉般面庞，罩上一层异样的嫣红，眸底一片震惊，执笛的指节隐隐发白。我亦气血翻涌，冷汗透衣，似耗尽全身力气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阿妩，你的琴技精妙至此，哥哥再也跟不上了。”哥哥转头看我，怅然一笑，神情有些恍惚。

我抬眸望向他，缓缓道：“意由心生，曲随心转，引鹤笛依然是天下无双，可是哥哥，你的心呢，它还和从前一样高旷自在吗？”

哥哥一震，却是避开我的目光，转头不答。

我蓦然推琴而起，捧起那具断了弦的瑶琴，摔在阶下。裂琴之声惊得槛外枝头飞鸟四散，左右侍妾慌忙伏跪在地，不敢抬头。

“哥哥！这平庸的瑶琴只能藏于闺阁，吟风弄月，当不起磅礴之音。而引鹤笛生来不是凡品，怎能将它埋在脂粉群中，终日与靡靡之音为伍！”我与他对目相对，分明在他眼底看到一掠而过的愧色。哥哥沉默良久，长叹一声，



“再好的笛子，终究是死物。”

“那要看它遇上怎样的主人。”我望着哥哥，“笛子是死物，人却是活的，只要仍有抱负，终会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一直走下去，再远的地方也难不倒哥哥！”

哥哥回头动容，深深地看着我。

我迎上他的目光，微笑道：“哥哥是阿妩自小佩服的人，从前是，以后也是！”

次日，哥哥主动求见萧綦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的面谈，于公于私，于情于理，我都知道哥哥对萧綦的敌意，也知道萧綦对哥哥的成见。然而我没有踏足书房，任由他们一谈便是整整两个时辰，误了晚膳的时间也不自知。这是豫章王与王大人的对谈，也是两个男人间的交锋。世间男子无论身份贵贱，心底总有他们自以为不可动摇的一套道理，与女子的思虑截然不同。我不想置身于这微妙的天平中间，与其左右为难，不如听任他们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恩怨。

翌日，圣旨下，任王凤为河道总督、监察御史，领尚书衔。

一时间，朝野哗然，流言纷起，几乎没有人看好哥哥的治河之能。朝臣们一面议论着豫章王重用妻族，一面对新任的河道总督满怀疑虑。而哥哥终于从父亲光环下的名门公子，一跃成为朝堂上众所瞩目的新贵。面对各式各样的目光，哥哥仅以微笑相对。

江南水患甚急，不容一日耽搁。就在圣旨颁下三日后，哥哥起程赴任。

萧綦和我亲自送他至京郊，京中亲贵重臣纷纷随行。

哥哥着天青云鹤文锦朝服，玉带高冠，策马过长桥，在桥头驻马回望，遥遥对我微笑。此去千里路遥，前途多艰，哥哥将要面对的风雨艰辛，只怕不是我能想象。望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泪光终于迷蒙了眼前……我又想起当年登楼观望犒军，远远看见父亲蟒袍玉带，位列百官之首，我曾取笑哥哥，问他什么时候也能如此风光……想不到，时隔数年，哥哥真的成为本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尚书，鲜衣怒马出天阙，轰动了帝京。

转眼夏去秋来，哥哥离京已经大半年，也许是上天相佑，今夏偏旱，水患



并不如预料中的严重。个别州郡的水患也在哥哥的防范控制之下，并无重大灾患，河道疏浚十分顺利，堤防的修筑也进展极快。然而哥哥却上书朝廷，称今冬明春之际，才是最为严峻的时候，半分不能松懈。

这个秋天过得很快，木叶飘尽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份从皇陵送来的折子——皇叔子澹的侍妾苏氏，为他诞下了第一个孩子，是个女孩。按照皇室规矩，需上表请太皇太后赐名，才算承认了这个孩子皇室正统的名分。上呈太皇太后的折子照例递到我手中，捏着那一道薄薄的朱绫折子，我在刹那间失神。

他已有了侍妾，有了女儿……子澹，子澹！已经时隔五年，每每念出这个名字，为什么心里还是会空空陷落下去，仿若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捏住。

他离京那日的情形恍惚仍在眼前，那一天柳絮纷飞，细雨如丝，我们却都没想到，此去皇陵竟是漫漫五年。如今天阙翻覆，物是人非，往日一切成灰。

然而福兮祸兮，谁又说得清楚，若是没有这五年的幽禁，若是他身在皇城，只怕早已卷入嫡位之争，今日是否还活在世上也未可知。

自先皇驾崩，谢氏伏诛之后，他已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人。

曾有人向萧綦进言，索性除去子澹，永绝后患。萧綦却虑及连番屠戮，已令世家亲贵心寒齿冷，若一味赶尽杀绝，反而失去了朝野人心。不久，萧綦将子澹从辛夷坞释回皇陵，撤去了原先的监禁，算是还他自由之身，只是不能再踏出皇陵半步。

一片枯叶被风吹入帘栊，轻旋着落在那折子上，我一言不发，缓缓将折子合拢。

当年离别的时候，他还是翩翩少年，如今却连女儿都有了……惆怅之余，我心底竟有淡淡欣慰，甚而有一丝解脱的轻松。想来他在皇陵，孤苦寂寞，能有红颜知己长伴身侧，也令我稍觉心安。

只是，心底终究有一丝莫名怅惘，若再由我给他的女儿取名，更是绝佳的嘲讽。思及此，我无声叹息，命宫中女官将折子转去太常寺，由掌管宗室礼制的官员拟了名字再呈上来。随即我又传召少府寺监，命他以公主之制预备贺仪送往皇陵。

明烛将尽，已到就寝的时辰，我在镜前卸下钗环，长发如云散落，垂至

腰间。

萧綦只着宽松的丝袍，从后面环住了我，挺拔坚实的身躯与我相贴，只隔薄薄丝帛。我脸颊一热，肌肤渐觉发烫，转身勾住他的颈项，手指沿着领口滑下，轻轻摩挲着他衣上蟠龙刺绣。蟠龙是皇族王公的章饰，飞龙却是只有皇帝才可用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衣襟上的蟠龙会换作傲视九天的飞龙……我知道这一天并不会太远。

他的手滑进我丝袍底下，滑过腰肢，缓缓移至胸前，掌心的温热灼烫我每一处肌肤，令我顿时酥软。我喘息渐急，微微咬唇，仰头望向他。他目光幽深，眼底浮动着情欲的迷离，俯身渐渐靠近……几近窒息的长吻之后，他放开我的唇，薄削嘴唇掠过颈项，蓦地含住我的耳垂。我呻吟出声，却听见他低低开口，“皇叔的孩子可有备好贺仪？”

我一颤，陡然清醒过来，直直迎上他犀利的目光，心中顿时抽紧。

“那是个女孩。”我惴惴开口，喉间有些干涩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淡淡一笑，目光却毫无温度。

我心头一松，果然是太过紧张，唯恐他容不下又一个皇位继承者。既然他已知道那是个女孩，且是一个失势皇叔的庶出女儿，却为何有此闲心特意一问？

“怎么，你似乎很担心？”他的语声越发冷了下去，目光锋锐如刀。

我怔了怔，心念电转间，蓦然明白过来……莫非，他在跟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较劲吃醋？

当年我与子澹青梅竹马的旧事他是知道的，只是这些年我们心有灵犀地缄默，对此闭口不提，我以为他早已将那段往事忘记了。我骇然失笑，索性一口承认下来，“不错！那孩子生在偏寒的皇陵，又是庶出，身世堪怜，所以我格外怜惜，连贺仪也是按公主之制备下的，王爷认为有何不妥？”

萧綦见我承认得如此爽快，一时反倒无语，沉了脸色问道：“仅仅是怜惜？”

我眨眼笑道：“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，爱屋及乌？”

他哑然，被我抢白得一脸尴尬，眼底陡然有了怒意。

“我和子澹曾有两小无猜之情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我挑了挑眉，坦然含笑，看着他脸色渐渐铁青，“那个时候，你并不知道世上有个女子叫王儇，我也不



知道世上还有一个男子叫萧綦。那时我以为身边之人已是最好的，却并不知道真正爱恋一个人，和两小无猜的亲近是完全不同的。”

萧綦依然冷冷地看着我，唇角紧绷，可眼底分明已有了掩不住的温暖笑意，“怎样不同？”

我踮起足尖，仰头在他颈项间印下蜻蜓点水般细吻，曼声轻笑道：“怎样不同……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试试看？”他的呼吸骤然急促，冷峻面孔再也强绷不住，低笑道，“这可是你说的！”

他手臂一紧，蓦地将我横抱起来，大步向床帷间走去。

## 【旧憾】

午后初晴，不觉又到初冬时节。

我自小畏寒，每当秋冬时节总是多病，前些时候偶染风寒，竟一病半月。今日似乎好了许多，听萧綦说静儿一直吵闹着好久不见姑姑，便打起精神入宫看他。

甫一迈进殿门就听见静儿欢快得意的笑声，我抬眸看去，顿时惊恼交加——他竟骑在奶娘背上，拍打着奶娘在殿上“骑马”，口中兀自驾驾有声，周围一众宫女团团簇拥，争相给小陛下助威，在乾元殿上闹成一团。连我走近殿门，也没有一个内侍通禀。

“皇上！”我冷冷开口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满殿宫人蓦然见我立在门前，慌得乱糟糟跪了一地，参拜不迭，一个个再不敢抬头。静儿瞧见了，一下从奶娘背上跳下，咯咯笑着朝我奔过来，“姑姑抱抱！”我看他脚步还踉跄不稳，忙迎上去，张臂抱住了他。他立即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，说什么也不放开。我只得吃力地抱起他，臂弯隐隐发沉，当初小猫一般大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

我板起脸看他，“陛下今天不乖，姑姑说过不许自己乱跑，不许跌跤，你有没有记住？”静儿乌溜溜的圆眼睛飞快一转，低下头去不说话，小脸却埋在我胸前，撒娇地使劲蹭。

“陛下！”我狼狈地拉开他，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般精怪。这么小的孩子也懂得察言观色——知道我对他宠溺，便每次都赖皮撒娇。只有萧綦在旁边，他才肯乖乖听话。奶娘递上一件团龙绣金的小披风，柔声笑道：“王妃一来陛下就高兴，连跌跤都不怕了。”

我将静儿抱在膝上，转眸看向奶娘，淡淡道：“是谁教陛下将人当马骑的？”

奶娘慌忙跪下，叩头道：“王妃恕罪！奴婢再不敢了！奴婢原只想哄得陛下高兴……”

“哄陛下高兴？”我挑眉正欲斥她，却听静儿仰头咯咯笑道，“骑马马，王爷骑马马，陛下也要！”

我恍然明白过来，上次萧綦曾抱他骑马，从此他便念念不忘了。教他叫姑父教了许久，他偏只记得左右都叫王爷，也学得一口王爷王爷地叫，听我们都叫他陛下，便以为自己的名字就是陛下。我一时啼笑皆非，本来沉了脸要数落他，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静儿见我笑了，顿时得意顽皮起来，在我怀中左右扭动，伸手去够我鬓边摇曳颤动的珠钗。我正听奶娘将静儿的起居情形一一详禀，不留神间，被他一手扯住鬓发，抓下了那支发钗。奶娘慌忙将他接过，他笑嘻嘻地抓着那支凤头衔珠钗，不肯松手。我鬓发散乱，拿他无可奈何，却听奶娘笑道：“真是风流天子呢，小小年纪就会唐突佳人了。”奶娘的话引得众人掩口失笑，静儿兀自握着发钗手舞足蹈，好似得到了心爱的宝贝。

我叹口气，只得起身重新梳妆，“将发钗拿过来，别让陛下玩这些东西。”

奶娘忙俯身去取珠钗，静儿却左右躲闪着不肯给，奶娘无法，只得道：“陛下再不给，奴婢可要斗胆冒犯了。”

“你敢！”静儿娇细嗓音尖叫着，倒有几分子隆哥哥当年的蛮横。

我苦笑着转身，对镜散开发髻，正待梳头，陡然听得背后一声惨呼，左右宫人纷纷尖叫。我霍然回头，惊见静儿舞着钗子划过奶娘脸庞，从眼眶到脸颊，被尖利钗尾划出深深血痕！奶娘满脸鲜血，痛叫着捂脸跌倒！左右都被惊呆了，一时间没人回过神来，静儿自己也被吓住，蓦地转身便跑。

“来人，快拦住陛下！”我失声惊呼，扔了玉梳朝静儿追去。左右侍从慌忙

围上前去，静儿见此情状越发害怕，掉头往殿外玉阶跑去。内侍都已奔进殿来，门口竟无人值守，殿前侍卫隔得又远，竟眼看着静儿跌跌撞撞往玉阶奔去。

我心头惊跳，暗觉不妙，脱口道：“拦住他，拦住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那小小身影在阶上一晃，立足不稳，一头扑了下去！

“皇上！”左右宫人一片骇然惊叫，殿前大乱。

我脚下虚软，跌倒在地，浑身剧颤，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“太医……快宣太医！”

一名内侍从阶下抱起了孩子，慌忙奔回殿中，孩子瘫软在他臂弯不哭不动。

我心下全然凉透，手足皆软，被宫女扶至跟前一看，只见孩子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泛青，鼻孔中淌下一道殷红的血。

五位太医院长史诊视完毕，刚从殿内退出，萧綦便闻讯赶到了。我忙从椅中起身，急问太医，“陛下伤势如何？”

太医们面面相觑，各自神色惴惴，为首的傅太医皱眉禀道：“回王妃，陛下尚未醒来，经微臣等诊视，陛下内腑骨骼均无大碍，但头颈触地时震伤了经脉，血气阻滞，风邪内侵，积郁……”萧綦打断他，沉声问道，“究竟有没有性命之危？”

傅太医颤声道：“陛下性命无碍，只是，只是微臣不敢妄言！”

我心头顿时揪紧，萧綦冷冷道：“但说无妨！”

“陛下年纪尚幼且先天不足，体质本已羸弱，经此重创恐怕再难复原，即使往后行止如常，也会神志迟钝，异于常人。”老太医以额触地，冷汗涔涔而下。

我颓然跌回椅中，掩住面孔，仿如坠入刺骨寒潭。萧綦亦沉默下去，只轻轻地按住我肩头，半晌才缓缓开口，“可有救治的余地？”

五位太医都缄默无声，萧綦负手转向那九龙屏风，兀自沉思不语。一时间，殿上沉寂如死，四面浓重的阴影迫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萧綦抬手一拂，待太医和左右都退下之后，缓步来到我眼前，柔声道：“祸福无常，你不必太过自责。”

我黯然撑住额头，说不出话，亦没有泪，想去看一眼静儿却全然没有力气。“振作些，眼下你我不能乱了方寸。”萧綦俯下身来握住我肩头，语声淡



淡，充满果决力量。

我恍惚抬眸，与他目光相触，心头顿时一震，万千纷乱思绪瞬时被照得雪亮。

眼下朝堂宫闱刚刚开始安稳，人心初定，再经不起又一轮的动荡波折。一旦皇上伤重的消息传扬出去，朝野上下必定掀起轩然大波。皇上好端端地待在寝宫，何以突然受伤，谁又会相信真的只是意外？纵然萧綦权势煊天，也难堵悠悠众口，更何况一个痴呆的小皇帝，又怎么担当社稷之重——若是静儿被废黜，皇位是否要传予子澹？若是子澹登基，旧党是否会死灰复燃？

我定定地望着萧綦，双手冰凉却被他用力握住，从他掌心传来的温暖与力量令我渐渐回复镇定，心头却越发森寒。

他望着我，淡淡问道：“皇上受伤一事，还有哪些人知道？”

“除了五位太医，只有乾元殿宫人。”我艰涩地开口。

萧綦立即下令封闭乾元殿，不许一名宫人踏出殿门，旋即将五位太医再度召入内殿。

“本王已探视过皇上，伤势并不若傅太医所说的严重。”萧綦面无表情，目光一一扫过诸位太医，目光深沉莫测，“各位大人果真确诊无误吗？”

五位太医面面相觑，入冬天气竟也汗流浹背。傅太医伏跪在地，须发微颤，汗珠沿着额角滚落，颤声道：“是，老臣确诊无误。”

我低低开口，“事关重大，傅大人可要想清楚了。”

一直战战兢兢跪在后头的张太医突然膝行到萧綦面前，重重叩头，“启禀王爷，微臣的诊断与傅大人有异，依微臣看来，陛下伤在筋骨，实无大碍，调养半月即可痊愈。”另外一名医官也慌忙叩首，“微臣与张大人诊断相同，傅大人之言，实属误诊。”傅太医身子一震，面色瞬间苍白，却仍是低头缄默。

剩下两位太医相顾失色，只踌躇了片刻，也顿首道：“微臣同意张大人之言。”

“傅太医，您认为呢？”我温言问他，仍想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。

白发苍苍的傅太医沉默片刻，抬首缓缓道：“医者有道，臣不能妄言。”

我掉过头无声叹息，不忍再看他白发银须。萧綦的脸色越发沉郁，颌首道：“傅大人，本王钦佩你的为人。”



“老臣侍奉君侧三十余年，生死荣辱早已看淡，今日蒙王爷谬赞，老怀甚慰。”老太医直起身子，神色坦然，“但求王爷高量，容老臣的家人布衣返乡，安度余生。”

“你放心，本王必厚待你的家人。”萧綦肃然点头。

当夜，傅太医因误诊之罪服毒自尽。乾元殿一千宫人皆因护驾不力而下狱。我将皇上身边的宫人全部替换，任以心腹之人。

小皇帝失足跌伤的风波至此平息，伤愈后依然每日由我抱上朝堂，一切与往日无异。只是这粉妆玉琢的孩子，再也不会顽皮笑闹，从此痴痴如一个木头娃娃。

朝臣们每天仍旧远远参拜着垂帘后的小天子，除了心腹宫人，谁也没有机会接近皇帝。原本静儿每日都要去永安宫向太皇太后问安，自此之后，我以太皇太后需静养为由，只逢初一十五才让皇上去问安，永安宫中也只有数名心腹宫人可以接近皇上。姑姑身边有个名唤阿越的小宫女，当日临危不乱，亲身试药，此后一直忠心耿耿，办事也稳妥仔细。正巧玉岫嫁后，我身边始终缺个得力的人，便将阿越召入王府，随侍在我左右。

静儿的痴呆，成了宫闱中最大的秘密，只是这个秘密也不会掩藏得太久。一个年少的孩童或许还看不出太多蹊跷，随着他一天天长大，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。然而这中间一两年的时间，已足够萧綦部署应对。

隆冬过后，南方雪融春回，刚刚过了除夕，宫中四下张灯结彩，正筹备着最热闹的元宵灯会。

就在这喜庆升平的时日，摄政豫章王下令，兴三十万大军南征，讨伐江南叛党。

当日子律与承惠王兵败逃往江南，投奔了封邑最广、财力最厚的建章王。趁着京中这两年政局动荡，萧綦无暇他顾，江南宗室亦得以苟延残喘。自诸王之乱后，南方宗室偏安一隅，长久与京中分庭抗礼，王公亲贵拥兵自重，世家高门的势力盘根错节。近年来吏治越发腐坏，民生堪忧。子律南逃之后，萧綦表面按兵不动，不予追击，暗地里一面稳定京中局势，一面关注着南方政局，自年初开始调遣部署，厉兵秣马，悄然做好了南征的准备。只待时机成熟，一

